春秋傳禮徵

春秋傳禮徵卷五

古婁朱大韶仲

文公

元年左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徵曰漢書律歷志曰經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啟閉月所以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是舉正於中之義

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左氏曰書不時也僖三十三年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葬僖公句緩作主句僖於十二月薨元年夏四月葬正合五月而葬之禮杜以十二月爲十一月又數閏三月故以葬僖公緩爲句非也此傳錯簡當爲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穀梁曰立主桑主於虞栗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何注公羊曰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栗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別也栗主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楊疏穀梁曰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藏於西壁埳中去地一

尺六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何休徐邈與范同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衞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中或如衞說去地高下無文以明之

徵曰公羊說虞祭已有主與左氏不同曲禮正義通之曰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據孔說是公羊與左不背也謹按禮始死用重檀弓記曰重主道也士喪下篇於將出殯宮時曰重先於柩車將移曰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是始死至葬用重既虞則埋之葬有司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此時未嘗有主也故左氏說祔而作主異義曰春秋左

氏說既虞然後祔新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按左氏說與禮同大詔謹按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文公命命於武宮設桑主晉獻卒於僖之九年至二十四年文公始反國而設桑主是左氏說無二主也與公穀說不同桑主不文士虞記無此文不知何注所據士虞但云男男尸女女尸無主故許鄭俱云大夫士無主束帛以依神　說祔者多異義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卒哭之明日也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朔夕哭若無主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張子橫渠曰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

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主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主於廟朱子宗鄭說謂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恐攻之未嘗大事表曰喪事每加以遠反主於寢非即遠之義且既不於廟以神其親卒哭之明日何爲多此一祔萬斯大學春秋隨筆載黃梨州說曰祔者虞後作主祔於皇祖廟中其祭祗是祖新主至祥禫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疑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大韶謹按諸說祔者以新主祔於廟失之祔非祭也橫渠近之雜記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祔從其昭穆中一而

已祖又祖而已正義曰若不得祔祖則閒去曾祖一世祔
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閒去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
祖校大夫三廟祭禰祖曾而已安得有高祖廟而祔又安
得有高祖之祖廟而祔又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
亦從其昭穆之妾又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
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
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
君之妾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祭之喪
服小記亦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而上而祔正義曰
若祖無妾則又閒去曾祖而祔高祖之妾然下文云妾不
世祭於孫止則妾無廟今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據

此是祔者特告於祖非以新主合於祖廟無廟則爲壇而告非以主祔於壇小記又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皇父也未練則主尙在寢其孫而祔亦謂告於寢耳橫渠說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與雜記小記義均合其云練而遷主於廟則大祥及禫將祭於殯宮乎抑於廟乎此說尙未愜大部謂卒哭必祔者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蓋緣祖宗有哀子孫之心故於崩薨之際合羣主於太廟象生人之相聚也至各反其廟乃以新死者告於祖因喪畢後將正主於禰廟故先以禮告即事有漸之義也祔不於禰而於祖者爲其昭穆同也明乎此程子三

年而祔之說顯逆禮經鄭君祔已反寢之說亦非禮意傳
云特祀於主者謂祔練祥也烝嘗禘於廟者三年喪畢新
主既正於廟廟其祭始於廟行之此因作主而併言之猶
穀梁言作主并及毀廟耳喪三年不祭焉得有四時常祭
服注曰特祀於主謂在寢烝嘗禘於廟者三年不祭遭烝
嘗則行祭其義甚明杜預創短喪之說謂既葬除喪乃云
四時常祀自如舊不特失禮意并失傳意至賈氏之說固
無容辯　祭法鄭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
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正義曰王制大夫三廟既有
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臧焉故云亦鬼其百
世檀弓正義曰士喪禮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據天

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無主春秋孔悝爲祏主駁異義云孔悝祭所自出君故有主異義曰主者神象也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禮但有尸無主許與鄭同義魏書禮志太傅清河王懌議曰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平存自天子至士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重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王肅云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有重則士亦有主明矣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懌臣聞君喪豈得代主終祭也大韶謹校鄭注祭法謂大夫無

主而於士虞明日以其班祔注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
主反其廟此士禮也若大夫士無主何得云主反其廟又
於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注云曾子問曰天子
崩諸侯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
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
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云未聞又云乎以疑之是
鄭亦未有定論哀十六年左傳正義曰孔氏姞姓春秋時
惟南燕姞姓孔氏仕於衞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
有所出公之主孔又以鄭義爲非是今按昭十八年左傳
曰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
服注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是大夫有主不特反祏於

西圖一 證魏志信而有徵矣至以攝主解爲攝斂神主則非曾子問攝主不厭祭宗子居他國庶子攝行祭謂之攝主有事而往使宗人攝其祭亦謂之攝主曾子問又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君薨夫人喪居其二夫鼎俎籩豆當其夙興陳設牲器時未行祭則廢至正祭既行不得中止則酳酢厭振舉酬諸節得使人攝之攝代也非攝斂之謂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亦謂有故而使人攝其祭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杜注曰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在閔

上故曰逆祀正義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逆者二公位次逆非昭穆亂也魯語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卽爲昭穆假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何注曰春秋惡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猶以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范注禰僖公祖莊公

徵曰毛氏奇齡曰凡先入禰廟卽於新君爲之父而繼入祖廟則於新君爲之祖是以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就廟次則閔僖爲君臣爲父子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僖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然者何休爲兄弟不分昭穆惡南向則隱桓皆北向莊南向則閔僖皆北向非也南向北向就合食言之合食之次卽東西分宮無二次也休但以合食論不知於廟位有大戾者孔氏公羊通義曰僖之先閔不直以臣越君乃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文公當禰僖而祖閔俗儒惑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爲人後者後其廟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又曰凡新主必納

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王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必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徐邈云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祀不及祖禰此妄之甚者兄弟六人相代亦六世祀祖禰卽如其言六人各自爲昭穆是爲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世終無後也大韶謹按昭穆者子孫世序之名不可通之於廟又不可通之於廟主祭統記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又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所謂齒者謂於世次之中各自爲序非謂弟三世之昭得與弟一世之昭相齒也惟爲子孫世次之名故左傳云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也武之穆也昭穆與宗法相繫昭穆分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子孫之所自出秩然不紊故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奠繫世辨昭穆魯語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又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皆指子孫世敘而言若廟之稱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不聞稱昭廟穆廟聘禮賜饔唯羹飪筮一史若昭若穆此昭穆皆謂其禰若或也此使者於世次爲昭則其禰爲穆於次爲穆則其禰爲昭故曰或

昭或穆鄭注父在祭祖父歿祭禰則以昭穆爲祖禰非也古者世卿父在子安得爲卿而出聘鄰國乎王制云三昭三穆亦指其世次而言雜記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又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所云昭穆亦謂其世次也孫居昭行則其祖亦昭行孫居穆行則其祖亦穆行非廟也否則大夫三廟安得有高祖之廟而祔而朱子說廟制云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遷則昭者不動桉如朱子說可通於廟位之左右不可通於合食之南北天子七廟當武王時后稷爲始祖東鄉高圉祖紺王季南鄉西上亞圉大王文王北鄉西上至武王入廟高圉祧自

當以亞圉南鄉以次遞移乃於世及之序正若拘於廟之昭穆則武王當與祖紺王季南鄉而文王反北鄉不幾於逆祀乎且何以處三廟之制大夫祀禰祖曾不及高祖其制當皇考廟居中祖考廟考廟列左右至弟四世之主入廟時曾祖當祧則居左者入曾祖廟而居右者當移左此廟制昭穆一定之說不可通也惟其爲子孫世序之名故南鄉者可稱昭北鄉者可稱穆卽有如孝王以叔父繼兄子孝王時奉懿王爲禰廟孝王崩懿王子夷王復立當承孝王爲禰廟而夷王爲祖廟其合食於大廟則康穆懿三王南鄉昭共孝三王北鄉孔氏謂祖禰皆廟名後者後其廟其義邪通禮新主入必於禰廟故襄十三年左傳云凡

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云從先君代爲禰是也以上祖曾高以次遞遷此一定之序天子諸侯承大統非如大夫士必以支子後大宗故以兄繼弟可以叔父繼兄子亦可以孫繼祖亦可以叔繼兄子奉兄子爲禰廟又何疑於僖之禰閔與文之祖閔乎推之兄弟四人相及如殷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王齊之孝昭懿惠四公皆兄弟也小乙子武丁立則禰小乙祖小辛曾盤庚高陽甲陽甲以上入於祧廟此不易之常萬氏斯大𨚗爲同堂異室之說以兄弟相及者同廟則有如商齊四人相及將一廟而有四主非禮所云廟無二主也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如兄弟同昭穆者同廟隱固兄也當稱隱宮不當

含隱而言桓知隱與桓閔與僖同廟之說何注亦未足據蓋昭穆者子孫世次之常祖禰者親廟相承之統父子不可易祖禰不可越非世次而繼統者稱曰嗣王某嗣侯某不得稱孝王某孝侯某正其名也唐宣宗穆宗弟而敬文武三宗之叔父也禮院奏於穆敬文武四室稱嗣皇帝於禮合所謂爲人後者後其廟也明乎此而繼統之義嚴而倫序之名正魯語所云非昭穆也即非世次也三傳義同學者失之

又桉此禮專論天子諸侯不得通之大夫士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何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孔氏通義曰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旣後歸父則當祀歸父於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何氏乃謂其亂昭穆之序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豈皆以父母稱之乎桉說仲嬰齊者多異義蒍氏斯大曰春秋同時有二嬰齊一爲仲遂一爲叔肸子法皆當書公孫嬰齊卒然不知何者爲仲氏嬰齊何者爲叔氏嬰齊冠之以氏曰仲嬰齊叔氏嬰齊則從其恆稱然後兩公孫嬰齊不至無別毛氏奇齡曰

歸父自有子卽子家羈季孫曰子家氏未有後則嬰齊未嘗爲歸父後必待子家羈爲卿而後後之是嬰齊未嘗以歸父爲父歸父未嘗以嬰齊爲子甚明徐氏乾學曰穀梁傳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注云人之子謂歸父子是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子家羈注莊公元孫見昭五年傳注子家歸父字歸父莊公孫羈以王父字爲氏故爲元孫是歸父自有孫不必以弟嬰齊爲後然則嬰齊孰後後仲遂耳書仲嬰齊者以父字爲氏也大韶謹桉此三說者各有所據孔氏申公羊義於禮不協喪服斬衰章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

統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古者世卿其仕者惟宗子一人無後不但其先祀絕幷宗法亦散而無紀故必爲之立後非若後世無子即立也天子諸侯盡臣其諸父昆弟宗子一義故繼統者不論世序大夫僅收族故以族之支子後之必以支子者小宗適子各自爲宗以適子爲後則是舍其宗也故適子不得後大宗此立後之義也無子而立後後此死者也有罪出奔而立後後其先祀也故臧紇曰紇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者宣叔文仲也歸父出奔安得爲歸父立後知公羊說失之矣至孔引喪服小記三語尤於經悖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正義曰爲殤後者謂宗

子爲殤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以其
父無殤道故以兄弟之服服此殤以上正義殤無爲人父之道
爲後者以大宗不可絕故云爲殤後非爲殤者子曾子問
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正義
以其倫代之者各以其服服之義與此同服以兄弟服明
不與殤者爲子此卽弟不後兄之證記又曰祖父卒而后
爲祖母後者三年此論適孫承重故正義曰適孫無父而
爲祖後祖父已卒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大部謂爲
祖母後者三年猶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三年蓋祖父在
卽適孫承重爲祖母亦齊衰期祖父卒乃三年此與喪服
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例同與此事有何關涉而蔓引

乎記又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大詔校爲慈母後者即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爲母子死則喪之三年如母是也此是父命不得概之於庶母更不得例之於祖庶母妾無子不得立後故父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爲子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必待父命乃得爲母子故傳申之曰貴父之命也至小功章君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蓋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於庶母無服此言以慈己加則服緦者加至小功同一慈己者一爲之疏衰三年一爲之小功則命與不命之別也故

鄭注疏衰章曰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是庶
母之慈己者小功不慈己則緦以慈母之例推之於庶母
己與經違況以己之妾子爲己之妾母後是大亂倫敘此
記人之失不可爲典要孔又曰不以父母稱之按喪服傳
明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父母稱之而何例緦之大夫士
與天子諸侯異僖可以後閔嬰齊不得後歸父公羊云晉
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據宣十八年左
傳曰公孫歸父欲去三桓而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
使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
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
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是季孫怨歸父之

將去三桓無辭以罪託於遂之殺子赤耳於歸父有深讐於仲遂則讎惡不得謂傷歸父以時勢論之嬰齊後仲遂不後歸父較然明著不然左傳何得云子家氏未有後定元年傳泰羈者歸父子徐以子家羈爲歸父孫據杜說深與人之子一語耳究之其子何名無文以證則以羈爲歸父子者是子以父字爲氏羈氏子家猶爾年氏子南耳隨父奔齊後還魯事昭公亦爲卿以有嬰齊後仲氏也故意如曰子家氏未有後晉欲與之從政公羊則云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公羊無歸父欲去三桓一節故以逐歸父爲臧宣叔事然內大夫出

奔而立後者如逐叔孫僑如而立其弟豹(成十六年)逐臧孫紇而立其弟為(襄二十三年)未嘗以豹後僑如以為後紇何獨嬰齊必為歸父後即魯人惡襄仲而傷歸父則召歸父於齊可也否則歸父自有子何必嬰齊此公羊傳聞之失知此而弟無後兄之義明大夫不得同於天子諸侯之禮亦明

又按春秋時廟制有不得以禮律者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言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杜預注左氏曰桓僖親盡而廟未毀

大詔按廟制一定諸侯立國即建五廟以次遞遷桓僖親未盡時即此四親之廟親盡則遷其主入太廟夾室穀梁所云改塗易檐者以新主將入禰廟因而新之耳無易一

主毀一廟之禮何云復立何云未毀江氏羣經補義曰諸侯五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弟相及則祧遷不得爲常制禮有以通其窮兄弟而相及者當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遷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並祧魯桓僖皆兄弟相及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祧遷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也僖之廟其即閟宮與僖以兄繼弟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渙文帝生而立顧成廟亦此類也此兄弟別立之禮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魯桓之祧當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之祧當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

邑有德於季氏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所以猶存於定哀閒其始因兄弟繼立權宜立廟不意末流至此他國亦有兄弟相及者魯襄公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萊宗器於襄宮襄至靈有八君如五廟之數當遷已久考其實襄與桓兄弟爲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一世靈公禰頃祖惠而桓公其曾祖僖公其高祖襄與桓曾祖行宜襄廟之未毀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別立一廟而靈公時齊當有九廟也桉江此說亦屬肊測昭二十二年單子劉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傳曰盟百官於平宮定七年傳王入於王城朝於莊宮平至景歷十二王莊至敬歷十一王自平以後無兄弟相及者平莊又何以不祧此後世

之末失不足以證禮以孔氏通義說爲正

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左傳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登成拜正義曰燕禮賓降階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拜然此莊叔以公降拜晉侯辭之禮未成故更登成拜是賓主俱還上成拜禮也

徵曰諸侯非天子不稽首亦無降拜之法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盟於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傳亦云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覲禮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

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升成拜者先拜於堂下以辭復拜於堂上也凡臣於君行禮皆然至公食大夫云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異國之君不敢當其堂下之拜故命之成拜拜於堂上也若賓主相敵皆答拜未有降拜亦未有辭拜此皆卑以事大而盟主之失禮正義引燕禮以證非正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左氏曰禮也公羊曰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曰含一事也賵一

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不敬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往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升堂致命拜稽顙含者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襚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鄭箴膏肓曰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

徵曰雜記弔者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含者曰寡君使某含襚者曰寡君使某襚上介賵將命曰寡君使某賵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助執紼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

畢事其次如此也然則諸侯之相弔也弔爲先次含次襚
皆一人兼行故曰同日而畢事惟士喪以赴於君後君使
人弔君使人襚旣夕有事請葬期後公賵玄纁束馬兩至
於邦門君使宰夫贈之以玄纁束在本國則然若異國相
弔則如雜記所云止遣一使介副之春秋書上客不書介
則上客弔含襚上介賵準次可知公穀於禮不合
六年左傳宣子于是始爲國政旣成以授太傅陽子太師賈
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正義曰周官太師太傅太保天
子三公也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
傅尊於中軍之將與太師皆爲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
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

官一人晉爲霸主多置羣官其時所須不能如禮孤尊於卿法由在上故宣子法成授二孤使行之

徵曰漢初經師說公孤者未嘗指師保傅西京時周官未行故書大傳有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爲三公隱五年公羊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惟賈子保傅篇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而鄭注地官序官師氏曰書序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賈子弟云爲置三少未嘗云三孤三孤之名始於僞周

官以三少配三太於是說公孤者定爲師保傅案序官於鄉老曰二鄉則公一人王國六鄉則公三人其於孤官但曰孤無三孤之稱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是周官之三公本不指太師太傅太保安得以三少當三孤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無孤命數又曰公之孤四命注鄭司農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是孤六卿也侯國不得備公官得置孤卿一人禮經謂之諸公鄉飲云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鄭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燕禮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大射儀小臣納則公卿大夫大國得置孤官一人而言諸者别於五等之公也葢禮經於五等之侯統稱公故曰公食大夫若但稱公恐於五等之公

相混故加諸以別之猶漢稱諸生矣鄭以三監說之似非春秋大夫爲命卿者受三命而止晉故未嘗立孤官也其師保之官見於傳者晉有太傅士會宣十六年太傅士渥濁成十八年傳羊舌肸襄十六年齊有少傅夙沙衛十九年楚有太師潘崇文元年太師子穀哀十七年少師費無極昭十九年蔡有太師子朝襄二十六年衛有少師公孫免餘二十七年隨亦有少師桓六年襄傳稱羊舌肸爲傅而昭五年傳稱叔向爲上大夫以上大夫而爲傅益知非孤官矣若以孤官當之衛蔡在春秋列於小國隨且僻陋在夷安得有四命之孤而夙沙衛費無極奄人也又可以爲孤官乎知不然矣惟無孤官故晉必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春官司服孤之服自

希冕而下黻居十二章之末則黻冕卽希冕正義曰鄭注論語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謂蔽膝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桉孔以黻爲蔽膝非也玉藻一命緼韍再命三命赤韍韍與黻同是大夫本得服黻何須請惟此是孤官太傅其兼職也故曰且與成六年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同僕大夫其兼職如正義說孤尊於卿則宣子當受命於孤不得云授亦不得云使因傳所載太師太傅諸官益知古之三公非師保傅而列國之師傅非孤官矣

王氏伯申曰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未可以保傅篇之三少當之蓋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獨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

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孔晁注冢卿孤卿也蓋冢大也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注聞晉侯疾故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正義駁曰依聘禮出使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若主國有凶臨時辨備

徵曰聘禮曰聘遭喪入竟則遂也其禮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

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君及夫人世子喪之禮也聘句　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其禮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此遭聘君喪之禮也若有私喪其禮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此聘賓遭父母喪之禮也賓入竟而死遂也其禮主人為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為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為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其禮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此聘賓及介遭喪之禮也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臣聞之

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是古有聘而遭喪之禮傳云求者求其禮非求其幣物也古者禮皆書於策謂之禮書哀三年傳命宰人出禮書是也春官太史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書謂載禮之典籍也遭喪之禮有五故文子求其書使得依書行事下傳書晉侯卒則文子自因聞晉侯有疾故求其禮書據禮云將命於大夫是聘使但行聘不行弔含襚賵正義臨時辨備之說非也光伯云自須造遭喪之禮豈知禮具典籍固無須造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穀梁同

何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從用何注惟改祖廟爲禰廟杜注左傳曰諸侯每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正義引論語告朔之餼羊解曰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即於是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歲首則謂之朝正祭法王立七廟皆月祭之諸侯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月祭之然則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

下三廟耳異義曰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
因告朔鄭駮曰謂朝廟而因告朔似失朝廟之經在文六
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不
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
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以譏之
徵曰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
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
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疏曰此
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者人君
入廟視之告朔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
令謹桉告朔之義先鄭說是也不但曰頒朔於邦國而曰

頒告朔者謂以十二月之政頒告天下天子謂之頒告朔故諸侯受朔行之謂之告朔謂以此月之政頒告國中若云朝廟告而行之則是告廟非告朔矣因告朔而以特羊告廟故論語謂此羊爲告朔之餼羊楊士勛云告朔之禮因聽治此月之政故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孝子緣生以事死因告朔在廟故感月始而亦享祭宗廟故亦謂之朝享其歲首謂之朝正其說是也正義乃云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失其義矣以告朔爲告廟故云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禮無其文至祭法所云月祭與周語所云月祀均不得其解朔月月半殷奠乃喪禮於殯宮行之不於廟如正義說諸侯月朔祭太廟及皇考以下三廟於五廟中獨

不祭顯老一廟不解其義云何范謂告朔於禰廟者穀梁於十六年傳云諸侯受朔於禰廟故范依用之但禰廟實非故玉藻正義謂穀梁說與禮乖告朔然後朝廟駁異義說極明毛氏奇齡不解告月之義乃云文公此時但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不視朔則幷視朔而亡之矣亦誤

以告朔爲告廟

左氏曰閏月不告月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不告閏朔棄時政也公羊曰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

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鄭駮曰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

徵曰公穀說正閏月史記謂之後月元年左傳曰歸餘於終秦始皇本紀及秦楚之際月表書後九月秦以十月為歲首故以閏月為後九月後月承前月之政而行之故公羊謂天無是月公羊但謂閏月不朝廟未嘗謂先朝廟而後告月說公羊者失之劉歆以為文公元年閏當在十一月後則六年無閏而置閏故曰天無是月左傳元年閏三月故六年有閏失於前遂誤於後此又為左氏學者曲說春秋不書閏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

昭卒乙未去甲寅四十二日是閏十二月也故哀五年公羊傳曰閏不書何注曰據楚子昭卒不書閏晉博士謝攸孔衍說乙未閏月之日也是也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溫庚戌卒亦閏十二月也服虔注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正義駮曰若是夏十一月朔當在明年言之劉炫云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以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卽行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明晉烝猶在朔前正義駮曰如劉言傳當云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十二月甲辰朔烝於溫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未有此例正義兩駮俱是經書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左氏紀其事曰右尹子干出奔晉叔向

使與秦公子同食趙孟云云己酉與庚戌連日自楚適晉不能一日即至趙孟若卒於十二月庚戌不得見子干則庚戌爲閏月之日奚疑而長歷以己酉爲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誤正義曰杜但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爲誤十一月非誤也杜以爲月誤孔以爲日誤似皆非己酉去甲辰五十六日以甲辰朔逆推之則十二月甲戌朔十一月乙巳朔是己酉爲十一月五日子干於楚子卒後出奔至晉而趙孟無恙故得與叔向議其所食祿至十二月晉既烝祭乃於閏月甲辰朔烝於溫越七日庚戌卒於時於事皆合杜必以十一月爲誤者長歷於是年不置閏若己酉爲十一月之日則十二月不得有庚戌故以

十一月爲月誤正義見經傳書月日分明若爲己酉則礙於庚戌子干於己酉出奔趙孟於庚戌卒必無得見之理故以爲日誤顧氏朔閏表知兩說俱難通從服注以甲辰爲來年正月朔晉用夏正傳是十一月事傳以烝本冬祭故系之今年大韶謹校春秋閏在歲終故閏必十二月凡傳言閏月者必上文無十二月如僖七年閏月惠王崩經在明年十二月從也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哀十五年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上皆無十二月文若已有十二月則不復言閏月以閏在歲終例可知也此傳若用夏正則傳當云十月晉既烝十一月甲辰朔如是則甲辰朔爲周正正月之朔乃明今傳既言十二

月又言甲辰朔一篇之中或用周正或用夏正錯雜不成紀事之體且晉用夏正之說似不可據日知錄但據滅虢之月絳縣老人甲子爲證校彼用甲子記數不得不從建寅之月立算猶昭元年傳首晉祁午謂趙孟曰子相晉國於今七年傳末秦醫和則云主相晉國於今八年皆據實數葢周正特國史所書至時俗所用則皆夏正讀周官自見至卜偃引童謠云丙子晨龍尾伏辰此舉日躔所在孟冬之月日在尾故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傳稱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何嘗云十月至僖四年傳紀晉中生事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經書於五年春猶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書晉弒其大夫胥童哀十六年春王正月書衛世子

蒯聵入於戚衛侯輒來奔三事皆傳載於年末而經在明年之首蓋從赴不然謂衛用殷正可乎大事表於朔閏用力最深此不免爲杜所惑

七年左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嗁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

徵曰釋頓首者惟段先生若膺說爲確說文注曰太祝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注稽首句拜頭至地也頓首句拜頭叩地也空首句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玉裁桉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𢷎字下曰首至手何注公羊傳曰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

禮合何又曰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凡經傳言頓首言稽顙或單言顙皆九拜之頓首何注曰顙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觸地無容皆與周禮頓首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於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尚稽遲頓首尚急遽頓首主乎以顙叩觸故謂之稽顙或謂之顙經傳立文凡單言拜下屬稽首稽顙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言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顙之即頓首

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拜也如申
包胥之九頓首而坐以國破君亡穆嬴頓首於宣子以太
子不立與平子稽顙於叔孫昭子以君亡昭公子家駒再
拜顙於齊侯以失國正同也若陳無宇稽顙於欒施以排
患難無宇之詐也至秦漢以頓首爲請罪之辭中山策司
馬喜之頓首別於陰姬之稽首漢人文字存者蔡邕戍邊
上章云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
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首云
尚書令臣囂等稽首言末云臣囂等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稽首再拜以聞皆頓首與稽首別稽首爲對敭之辭
八年左傳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

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注公壻池晉君女壻

儆曰十二年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故杜以公壻池爲晉君女壻校釋親女子子之夫爲壻說文壻夫也壻繫女言不繫女之父言傳云晉君之壻於雅訓稍乖今校定五年傳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是公壻本楚地名此人以地爲氏故稱公壻池池本楚人而在晉晉以地封之故曰公壻池之封非晉君女壻襄五年傳士孫之里注士孫人姓因名里公壻池之封與士孫之里義同十七年傳趙穿公壻池爲質焉顧氏補正曰趙穿與池皆晉君女壻故以爲質如顧解當云公壻趙穿及池爲質二人俱爲晉君女壻何以池獨稱公壻則公壻其氏池其名傳義甚明

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曰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曰志葬危不得葬也疏魯卿往會始書若不往會則不當書故春秋之世有十二王志崩者九書葬者五耳良由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異義曰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易下邳傅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則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甘容說為近禮鄭駁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

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卹所無也豈非諸侯奔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尤與禮乖

徵曰禮有奔父母喪奔天子喪無文可證顧命有東方諸侯西方諸侯者正義曰成王始崩或有諸侯來朝京師者適遇國喪因見新君非謂東西諸侯即能至也穀梁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我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是並有喪不得舍其君

之喪而往奔天子使大夫尙不可謂諸侯越紼而往公羊說失之矣昭三十一年左傳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列國相弔之法則諸侯於天子當會葬使上卿弔故曰印段微邑之少卿也其意謂靈王之喪禮當使上卿往以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使小卿襄二十九年傳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前後傳合卹所無者卹其無上卿可使非謂簡公不在楚卽當親往也隱元年傳天子九月而葬同軌畢至言會葬不言奔喪左氏義甚明鄭謂諸侯當奔喪許謂上卿會葬杜謂卿共葬事禮也均與左氏義違天子待同姓諸侯別於異姓者親親之恩也諸侯無同異姓皆臣子也甘容分別同異姓

奔與否允非禮意楊士勛曰書葬襄王者一以見卿會葬之非一以見不會葬之非此説得之穀梁桺天子志崩不志葬之例故云危不得葬非春秋旨

十一年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左傳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注門關門征稅也正義曰據禮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

徵曰王氏伯申曰城門與關俱有稅此所食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正讀爲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

征壓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傳言以門賨彩班下文又云謂之彩門不言關則爲城門之征明甚如杜解直不知門與關之有別矣

注鄋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釋文曰說文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魯語曰在虞夏商爲汪芒氏在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說苑辯物篇作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謂之大人謹案上文云禹致羣神防風氏後至則長翟於虞夏實爲防風不爲汪芒劉所引國語當得其實今本脫誤耳又案孔子世家汪罔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索隱曰家語云漆盜誤

此本無漆姓梜釐與來古以同聲通用來與桼形相涉五帝紀來始滑漢書禮樂志作七始詠古書七多作桼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釋文漆或作淶王莽侯鉦銘重五十桼斤字作来與來形極似古以來爲釐因來譌桼而釐姓遂爲漆姓說苑亦作釐不作漆晉語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僖釐古字通釐卽僖也魯僖公世家皆作釐

十三年大室屋壞左氏曰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

不脩也穀梁曰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寢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漢書五行志春秋經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者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公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公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徵曰明堂位記云大廟天子明堂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記人用公穀說而誤爲者當云

魯公之廟世室也乃合周以文武爲世室故魯以伯禽當之耳至志以大室爲明堂中央大室則爲左氏學者說之耳左氏無此義也五室之名始於攷工記二筵之地何以行禮然攷工但言五室未有青陽總章諸名經但言屋何以知爲重屋漢儒好說災異因牽合大事於太廟穿鑿不可用諸侯廟制五親廟四魯以伯禽爲世室不在都宮內當如文王武王之別建明堂於東都故世世不毀毛氏奇齡曰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王入太室祼系太廟中央之室惟周公有之而穀梁云伯禽曰太室謬矣大韶按世太古聲義俱通太室即世室三傳本同以太室爲太廟之室本賈服杜說並承漢志之誤廟通稱宮不聞言室

太廟周公之廟太室廟中央大室以太廟之室爲大室義絕不通毛不知世太之同字欒世心即欒大心太叔疾即世叔齊世叔即子太叔反以穀梁爲謬何其傎也

何注曰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疏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爲赤脊矣

徵曰說文犅特牛也特牡也故夏官校人職凡馬特居四之一騂犅猶言騂牡明堂位記作騂剛剛即犅之借正義曰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非也如注說則赤色者惟牛之脊其餘皆雜楱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地官牧人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

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秋官犬人職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云外祭用尨可也則內祭必純可知望公不毛者謂不必用白用騂凡純色之牛均可用故郊特牲記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未聞宗廟之祭牲用雜色者注並失之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左傳臧文仲有言民主偷必死

徵曰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殁矣則稱謚若字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然則大夫殁於君所言俱稱謚與字不獨士也

春秋傳禮徵卷五

春秋傳禮徵卷六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徵曰春秋書奔書放杜氏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謹按釋例是也奔者不論有罪無罪或遭故而出春秋書宋司城來奔宋子哀來奔皆無罪者放則罪已定之名昭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

于吳左傳襄二十九年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昭元年鄭放游吉于楚逐者勿使居竟內而已故則定以地堯典放驩兜于崇山與流竄極皆五流之名所謂不殺而宥之以遠也堯典作殛鯀于羽山殛卽極之借故文十八年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豕宰八柄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舜極鯀於羽山是也又晉趙商云鯀非誅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是極與放義同竄三苗于三危孟子作殺三苗殺卽𣝗之省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𣝗放也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𣝗音同字從殺下米云𥻆𣝗散之也正義亦引說文

云棄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是殺三苗即棄三苗謂放於三危也放流棄極所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也但天子以四海爲一家故罪人可宥之於遠若諸侯各分疆域不得以鄰國爲邊竟使罪人居之此春秋之法不可解至公羊說則大夫去國之禮喪服齊衰三月傳所謂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是也與尚書放字絕不相涉

二年春王二月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注植將主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主故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是植爲將吏主帥監作者也

徵曰十年傳令尹蒍艾獵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平版榦植即版榦也釋詁楨榦儀也舍人注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楨所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當牆兩頭立木謂之楨兩旁鄣土謂之榦皆謂植木也此云植即彼之榦此云爲郎彼之平謂等其高下使城齊也巡即巡其版築功也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定元年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栽謂設版築也功功役也與此亦同司農以植爲部曲將吏不可從

左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

爲餘子其庶子爲公公行皆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注無公族故廢公族之官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庶子妾子也掌公戎行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正義曰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無餘子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徵曰文王世子記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正義曰此句鄭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則司士爲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所以此者當是簡札遺脫耳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注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正義曰周禮諸子屬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序官注或曰庶子諱棪傳之

餘子即夏官之諸子至文王世子之庶子與傳及周官均
不同其云正於公族謂公族大夫也故曰公若有出疆之
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又申之曰公族朝於
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記此數節並記公
族之禮至諸侯庶子官見燕禮經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
階上燕義曰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此本近侍之臣故
與司宮同執燭不但與公族大夫無涉亦與諸子掌國子
之倅者無涉以庶子正於公族與禮經及周官均不合不
當據記人之失混於諸子也魏詩有公族箋云公族主君
同姓昭穆杜以公族爲公族大夫是也公族不必盡爲卿
大夫而卿大夫半出公族故以同姓卿之適子爲之胥語

欒伯請公族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愼靜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內外傳同餘子卽夏官之諸子其職云掌國子之倅倅貳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之適子通謂之國子見詩子衿司農注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鄭云養猶教也國子既教於保氏其倅則教於諸子餘詩聲義並同杜以爲適子之母弟是也昭二十八年傳知徐吾爲塗水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魏子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吾爲黨乎注戊魏舒庶子此其證也魏詩無餘子而有公行正義曰公路非餘子當與公行並爲一官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

列謂之公行其實止是一官詩人變文以協韻耳而鄭箋詩云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公行主君兵車之行列鄭見傳云趙盾請以括爲公族盾爲旄車之族故云庶子爲之校旄車之官於傳無徵推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公行公之卒乘程鄭爲乘馬御虞正書爲乘馬御乘公乘也昭三年傳云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公乘與公行同無人謂掌公乘者不得其人也服注云軞車戎車見詩正義則旄車即掌公行者不得以旄車爲公路又以公行爲主車行列三官或據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弟當守於王宮者以餘子當公族此大誤周官之餘子與孟子之餘夫同鄭司農云餘

子羨卒也是也司馬彪注莊子秋水篇餘子未應役丁夫蘇林注漢書食貨志餘子未任役者並與先鄭說同此民之羨卒與卿大夫之餘子迥別要之傳與詩不必同傳首云晉無公族乃云立此三官然則公族餘子公行皆晉同姓卿之子爲之此因公族而起非藏晉官制晉官不必與魏官盡合無庸牽涉

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曰反馬也注送女留其送馬嫌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正義曰何氏膏肓云禮無反馬之法鄭箴曰士昏禮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

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證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嫁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惟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然後奠菜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云謂舅姑歿者也是舅姑歿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若不親迎則婦入

三月然後壻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不須更見故譏
其親反馬也
徵曰士昏疏又引鄭箴膏肓曰詩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言齊侯嫁女乘其王姬之車遠送之又泉水曰載脂載舝
旋車言遄臻云言還車者嫁時乘而來今思乘而歸均足
爲留車之證而鄭於士昏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
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鄭知士妻乘夫家之車者以士
昏無反馬之文也校漢廣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箋云於
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餼餼卽秣馬之芻魯語馬
餼不過稂莠是也東山曰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是庶人嫁
女亦有送女之馬士禮當同昏禮但載六禮故於女不記

一歸寧於壻不記反馬左氏可補禮經所未見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公羊傳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注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徵曰天子諸侯皆三朝治朝在路門外此常朝之處玉藻記曰君朝服以日視朝是也記又曰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卿大夫治事之處在治朝之左右夏官司士云王族在路門之右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王入內朝皆退是王族公族每日常朝與羣臣同文王世子記所云公族朝於內朝謂與宗人圖嘉禮耳非常朝之法羣臣朝位在治朝至議大政乃在路寢僖二十年

傳獻公朝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進者由路門外入路

寢庭也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於是韓厥將新中軍且爲

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是也此云使諸大

夫皆內朝則曰視朝於路寢非禮矣

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

知之躇階而走注躇猶超遽不暇以次

徵曰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疏曰凡升階之法有四連

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越階四也謂左右足越二等

公羊傳云躇階而走是也謹按栗猶散也東山烝在栗薪

箋云古者聲栗裂同也攷工記菑栗不迆鄭注栗讀爲裂

繻之裂曲禮記曰拾級聚足聚合也謂左足躡一等右足從之而并然後又躡一等栗階則左右足各躡一等不並足也故雜記謂之散等鄭云散等栗階是也字本作歷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歷謂左右足各躡一級歷而升也賈分歷階與栗階爲二非也至踏階本非行禮常法禮升階有聚足散等兩法下階無文蓋尋常行禮升皆聚足惟公辭乃栗而升所以急趨君命禮不載降階之法則降皆聚足矣禮階崇二尺若踰二等或恐顚越此盾恐公殺己故超遽而走耳注云不暇以次次卽階之等非謂禮有一踰二等之法也

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左

氏曰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注萬舞名籥管名
爵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
其聲聞公羊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
去籥者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萬者篇名武王以萬
人得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廢置也禮大夫死爲之廢
一時之祭有事于大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
繹穀梁曰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徵曰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爼豆既陳而聞天子崩后
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不言卿大夫檀弓
衞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言雖是
卿大夫之喪臨祭不告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叔弓臨祭而卒於廟故書樂而卒事辛巳自爲祭日不爲仲遂繫仲遂卒於辛巳者赴至適當在卒事之後繹者祭之明日也祭輕可廢故檀弓亦曰卿卒不繹萬大舞也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萬之名不始武王毛詩簡兮傳曰萬舞干羽也然則干武舞也籥文舞也萬其統名籥舞人所執以舞非以吹舞有聲有容毛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春官樂師疏引而釋之曰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是舞必有聲故樂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非籥舞有聲而干舞無聲自公羊

云去其有聲者而杜范並云惡其聲聞似失之陳氏禮書曰武舞在先文舞在後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是古人之舞先武而後文然則去籥者奏武舞不奏文舞以卿佐之喪爲之稍殺其節耳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羊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左氏曰雨不克葬禮也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注引徐邈曰禮喪事有進無退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廟其明昧爽而行

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柩停久次疏曰舊解禮庶人縣封不爲雨止明天子諸侯不觸雨而行傳云不爲雨止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卜遠日喪不以制者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紼五百人觸雨而行哉

徹曰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注塡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推柩而反之子游曰喪事有進而無退按既夕明日徹祖奠設遣奠曾子當主人已徹奠乃復設祖奠故子游譏之此謂柩車已移者也曾子問論日食止柩之禮老聃曰既明反而後行日有食之安知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夫日食遲速有刻數故止柩就道左聽變甫

則不可知故王制云庶人縣封不爲雨止庶人禮數略明士大夫以上皆爲雨止若觸雨行事是以親痁患也穀梁云不爲雨止者言其常也喪不以制正釋雨不克葬之禮也制猶限也葬不不爲雨止今乃因雨不克葬喪不以卜日既定限後日也葬用柔日因雨不克葬得用庚日之剛所謂不以制也徐邈說非是舊解云不爲臨雨制喪事亦失傳意

十四年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注釋庭實曰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釋加貨曰命宥幣帛也正義引劉炫曰獻物謂獻其國

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獻功謂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元纁璣組羽旄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貨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

儀曰庭實之義有二覲禮四注四當爲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此因朝而陳卽莊二十二年傳所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是也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攝之入設也於賓問卿云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於私面云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於上介云庭實設介奉幣入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此因聘而陳皆賓所致於主國之庭實也

公食大夫禮於賓食節云賓三飯庭實設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賓受幣當東楹北面聘禮記云凡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主國君所致於賓之庭實也卽僖二十二年傳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晉語公子重耳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是也皮馬不上於堂故曰庭實言百者舉成數耳僖傳正義及晉語韋注並引掌客致饔餼之禮當之非也饔餼惟牢鼎陳於兩階前其八豆八簋六鉶兩簠皆在堂八壺在西序六豆在西夾非庭實也致饔餼在賓館饗在廟其禮迥別據昭五年傳燕有加貨則此庭實爲主國所以待賓傳意謂小國以禮事大則大國

亦以禮相待杜是劉非聘禮記曰賄在聘於賄鄭注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加賄者如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秦西乞術來聘厚賄之於常禮外別加燕好故曰加劉謂多獻賄賂此肊說也杜謂侑幣亦非禮享有酬幣食有侑幣此正禮非加貨也又核古者享與私覿私面庭實不過皮馬聘禮首云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注言則者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記云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注閒代也君子不以所無爲禮者獻同類可以相代正禮賓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問卿節庭實設四皮私覿節上介特面介奉幣皮二人贊庭實設介奉幣入

公食大夫庭實設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此用皮者也醴賓節庭實設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歸饔餼節庭實設馬乘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覲禮庭實唯國所有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此用馬者也禮經所言庭實如此惟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郊特牲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

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二篇所陳略同皆饗時所陳
大司樂賓出入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與此
同鄭以大饗爲祫祭乃破肆爲陔似不可從其言王事者
謂王饗諸侯也王饗諸侯有庭實則諸侯自相饗亦有庭
實可知龜金竹箭皆饗時所陳統言之則曰百矣

十五年初稅畝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注履其餘畝復
十收其一公羊曰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時宣公
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
穀最好者取之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所謂十而
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
爲一井故曰井田穀梁曰古者十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

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譏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徐邈曰除公田之外又稅取私田之十一也

徵曰春秋書初稅畝者譏始去公田也三傳義同孟子說井田之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此謂平土可以爲灋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又曰周室既衰暴役橫作政

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
甫田正義駁曰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
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
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
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爲
同養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
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孟子又曰請野九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注匠人據之云通其率以什一
爲正甫田正義申曰言什一者據通率而言周制有貢有
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
之二十夫而稅二夫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

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一中爲賦故鄭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爲什中賦一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謹校九一者九中稅一也如班說公田僅八十畝八家各受田一百十畝是十一中稅一正義駁之是也至申鄭義以九合十一爲二十夫似非九一爲九中之一則十一爲十中之一非以十一爲數而稅其一也萬氏斯大曰據趙注孟子周人耕百畝者徹去十二畝以爲賦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十而不收餘畝之稅校萬說非也司馬法畝百爲夫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明以百畝統爲公田孟子明言八家安得云分之九夫然則助法九中

稅一貢法十中稅一助法重於貢法魯去公田是輕其賦矣非也周法貢助兼行而貢法必多於助法何則田之可井者必平疇沃壤班云平土可以爲法者是也若山林藪澤不能截然方整則以貢法通之襄二十五年左傳楚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賈注山林九度而當一井藪澤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七辨而當一井淳鹵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五數而當一井偃豬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二牧而當一井衍沃畝百爲井九夫爲井小司徒授田之法有不易一易再易三等者舉其中傳言九等者該其數是井田必衍沃之地故九中稅一若不可井者則

併其畸零以授不能拘一夫之數覩受田之多寡使自賦其十中之一此貢助所以並行也然而大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下急上也見漢書蕭望之傳鹽鐵論取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和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古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私穀梁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責民之不急上也至後世如班所云上下相詐民有私而忘公於是并公田而去之與貢法之自賦者同十一而稅而助法亡春秋所以書初稅畝杜預徐邈並云於公田之外又稅十一說非是

十六年成周宣謝火公穀作災杜預注左傳曰宣謝講武屋別在

雒陽者正義曰楚語先王之爲臺謝也謝不過講軍實邾謝是講武屋也公羊曰成周者東周也宣謝者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臧焉爾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穀梁曰其曰宣謝何也以樂器之所臧目之也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謝者講武之坐屋

徵曰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此釋廟寢也無室曰謝四方而高曰臺陜而修曲曰樓此釋謝與樓臺也楊士勛穀梁疏曰無室曰謝爾雅正文或以爲爾雅無此文惟曰土高曰臺有木謂之謝有木郎是屋也爾雅有之者本或誤也校釋宮上文曰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謝謂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上加木爲謝是臺上加木爲屋名之爲謝下云無室曰謝郭注即今堂堭故杜注引而釋之曰謂屋歇前正義曰歇前無壁如今

𧩙事無室之謝與有木者之謝絕然兩事或說甚誤廟不得以謝稱謝古通豫亦通序鄉射曰豫則鉤楹內鄭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今文豫或爲序有室謂之序無室謂之序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謝豫序三字聲義俱通故無室者謂之謝或謂之豫亦謂之序一也講武與習射事亦相類漢書胡建傳當選上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顏注堂無四壁曰皇是也何注以無室曰謝迪上廟寢爲類非爾雅義也春秋時京師王城也成周爲下都敬王避子朝之亂乃入於成周左傳言東王西王者以成周處王城之東故以敬王爲東王耳春秋無東周西周之稱其時西周鎬京也東周河南郟鄏也公羊東周之稱不可施於春

秋車攻詩序復會諸侯於東都箋云東都王城也地理志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

毛氏奇齡申公羊曰釋宮無室曰謝凡廟無無室者室庴寢也寢制有三一是廟後之室廟以晏尸室以藏主一是割廟前之半以爲室其兩楹之間曰適室兩旁之室曰理室一是割廟後之半以爲室如周禮疏祭在前廟薦在後寢是以周七廟之制無無室與前寢者惟遠廟無後半之寢室宣王中興雖不祧而遠廟無寢因有宣謝之名以無室故也公羊知爲宣王之宮然不曉其制遂有疑祧廟之無室者大韶謹按廟制前堂後室堂有東西夾東西箱廂郎夾之前堂室有東西房月令寢廟畢備鄭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正義曰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

處對廟為卑故在後昭十八年左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惟廟列前故在道南寢列後故在道北釋宮以廟與寢對言謂寢之異於廟者但有堂後正室而無堂之東西兩箱耳毛不識廟制以堂後之室為寢乃云廟以燕尸室以藏主按天子諸侯祭有朝踐饋食故郊特牲記曰坐尸於堂大夫士自薦孰始無堂事故特牲少牢祝延尸尸即入於室惟賓尸在堂故有司徹曰埽堂但云廟以晏尸廟指堂乎抑指室乎謬一士喪死于適室鄭云適室正寢之室也兩楹之間曰中堂聘禮公受玉于中堂是也以兩楹之間為適室是堂室之別尚不能明謬二廟有堂有室寢亦有堂有室但無東堂西堂即東箱西箱云創廟後之

半以爲寢是不辨廟與寢之名也謬三至云遠廟無寢此
本鄭隸僕注校其職云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五寢
五廟之寢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校五寢謂天子五寢也
非廟寢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故云五寢鄭泥於祭法
遠廟爲祧一語不知廟祧通言耳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
祧既拚以俟矣左傳襄九年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昭
四年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七年弗敢失隕致諸宗祧二
十年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
祧在三十一年將使歸糞除宗祧哀二年卜之以守龜於
宗祧襄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昭元年其敢愛豐氏
之祧大夫亦稱祧足知祧即廟宗祧猶宗廟鄭云祧廟無

寢本非與要然鄭云無寢者謂無廟後藏衣冠之寢耳毛直云祧廟無室是不解室與寢之名也謬四公羊以宣謝爲宣宮之謝本不可解何漫引釋宮以注毛又几爲之說眞所謂重紕貤謬矣

左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注烝升也升殽於俎正義曰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鄭詩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殽即殽烝是可食之名切肉爲殽乃升於俎故謂之殽烝

徵曰天官內饔職辨體名肉物注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閟宮正義引此文云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

體解節折禮運腥其俎孰其殽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正義曰豚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特牲少牢以爲孰爲始皆體解無豚解天子諸侯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爲豚解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一臑一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是體解即節折以牲體言謂之體解以骨體言謂之節折少牢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肩臂臑膊胳在兩端脊脅肺在上注凡牲體之數及備載於此此經節折前體肩臂臑兩相爲六後體膊胳兩相爲四短脅正脅代

脅兩相爲六脊有三總爲十九體惟不數觳二通之爲二十一體校此牲體之數皆禮皆用體解故鄉飲鄉射大射燕禮皆云薦折俎折俎即節折飲射燕其牲皆用狗故飲禮賓主人介皆三體鄉射記獲者釋獲者皆二體燕禮記惟公與賓有俎而大射注及疏皆引鄉射記爲釋是飲射之俎尊者三體卑者二體此節折之數也下傳云享有體薦燕有折俎折俎即殽烝非謂切肉爲殽而升之於俎也襄二十七年傳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正義引此傳而釋之曰傳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享卿當如燕法有折俎自王言之故曰王室之禮耳其諸侯待公卿亦當然校正義此說是也天子待諸侯使臣亦然

饗食燕三者禮具故僖十二年傳云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卿亦有饗也
崔氏禮說曰大射儀云以我安安者坐也未安以前皆行饗禮旣坐徹俎而爲庶羞然後燕禮行焉知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春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食禮九舉七舉五舉而燕禮亦無文古者饗燕通設俎爲饗徹俎爲燕大昭謹按崔說是也而未晰燕有郎行於饗後者有與饗異日者鄉飲鄉射兩禮並云司正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鄭注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强有力者猶倦焉請坐者將以賓燕

也昏禮舅姑共饗婦奠酬注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鄭云使人者謂二人舉觶也故曰燕燕禮亦曰以我安釋詁安坐也自旅以前皆立行禮說屨升堂後乃坐故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饗畢即燕也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賓三辭曰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公食大夫曰設洗如饗是先饗次食次燕此行於饗後者饗之禮亦別饗用太牢采菽詩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芼毛芼羹也注流本作以為藿不可通當爲許三牲牛羊豕芼以藿是也昏禮曰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按婦以特豚饋則舅姑饗婦亦特豚又曰舅饗送者

以壹獻之禮姑饗婦人送者此亦當用特豚是用太牢謂之饗用特豚亦謂之饗獻酬酢三者備乃爲一獻自九獻以至一獻禮有隆殺儀節盡同飲射之禮皆饗禮也故燕亦通名饗燕禮曰公與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上介一食一饗大夫于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又曰若不親食大夫若不親饗不言若不親燕知言饗而燕賅焉矣傳所載饗禮數十見皆燕也何以明之鄉射記曰古者于旅也語語諸先王之道德也郎指賦詩一節昭十七年傳小邾子來朝公與之晏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此燕也惟燕說屨升堂乃得從容燕語若饗則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以至衆賓儀盛節繁必無賦詩

之節記所云旅當指無算爵時若司正相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儀無語法而傳所載如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僖二十三年）范宣子來聘公享之賦摽有梅（襄八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十九年）季武子如宋報聘褚聲子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卒章以卒（二十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二十七年）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昭元年）皆燕也成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校后夫人助祭廟中位在北堂（據特牲少牢）饗賓不與饗食在廟燕在寢故燕禮曰燕朝服于寢惟在寢故穆姜出於房賦詩而入房東房也從路寢東房而

出也燕禮疏引鄭目錄云卿大夫又有聘而來還與之燕
是其禮也襄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校
燕禮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燕義曰古者
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既燕而射也又二十六
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校定六年傳
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
幣晉人兼享之校禮饗聘賓以介爲賓季孟並爲魯正卿
晉人當兩設饗禮今賤魯不復兩爲設禮若賓爲介然故
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云云齊侯鄭伯命數同當七獻
禮立一人爲賓其餘皆衆賓晉不當獻齊侯而以鄭伯爲
衆賓知亦燕也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

子賦縣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校禮卿於聘賓亦有饗有食知燕饗通言耳非公用饗禮而季氏用燕禮惟燕得通名饗故傳於饗燕兼行者必分別言之昭元年鄭伯將享晉魯曹三國大夫使子皮戒趙孟趙孟欲一獻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云云蓋饗禮立一人為賓備獻酢酬之節其次為介獻酢不酬至獻眾賓不拜受爵燕義曰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故鄭伯雖兼享三國之大夫以趙孟為客禮終卽燕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晉侯以齊侯燕投壺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此三事並與

禮經之饗畢而燕者合晉語公子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既享楚子問於公子云云既卒也（釋詁卒終既已也）謂終饗禮而燕也亦與上三事同晉語又曰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公子賦黍苗此異日者也至昭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此亦饗畢即燕故賓主各賦明日燕者禮經所云燕無常數也均與禮合若燕禮爲公燕臣法於賓酢主人後有主人媵觚于公主人自酢兩節大射儀所謂夾爵若平等相燕儀節當與飲射兩禮同惟燕與饗通故饗有酬幣食有侑幣而燕無幣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致饗以酬幣大夫若不親

饔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昏禮舅饗送者以壹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昭元年傳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蓋每酬以幣將之后子親攜其一續送其八是爲九獻之酬幣襄傳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幣皆指饗言而周語云先王之燕酬幣晏貨以示容合好古者饗燕通稱故云先王之燕而陳氏禮書據此謂燕亦有幣但禮文不具其說無據鹿鳴詩序云燕羣臣也而曰承筐是將箋云兼饗食而言鄭意謂燕無幣故云兼饗

食今校燕郎行於饗後筐篚之將郎酬幣也不當兼食言食禮於傳無徵惟襄三年晉侯以魏絳爲能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十四年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說者謂郎公食大夫禮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此大夫相食之禮

春秋傳禮徵卷六